樂善錄

樂善録卷九

李　昌齡　編

王處訥獨臻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善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祚短促處訥曰其得數本遠以即位後專復讎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蹶然歎息蓋是時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孥戮聞處訥此語亟命貫貸其逢

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一人嗚呼處訥之言可謂仁矣昔東海殺一孝婦而三年不雨夫一婦人而天變之應尚如此況五代之君肆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乂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弒友貞既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

所弑邀佶烈既立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至次年正月丁丑遽亡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然亦果

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惜周祖不知悟此區區乃以星曆爲問正令星曆當遠而不已賊殺不辜造物其肯以星曆拘礙置而不問乎 江少虞類苑

陳洪進初與張漢思爲留從效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思爲留後而已爲副使漢思老且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

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禄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寛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令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顥文顗文頊並爲諸州

剌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大抵人命至重上帝所念苟能活之子孫無不豐者楊文公談苑

邾湖亭神極靈異能分風上下以送往來之舟建和初安息國王之子爲沙門名世高者遠來求神謁之或問其故答曰我道舊也以平生多嗔墮入蛇趣然好作福故得廟食千里因附舟至廟下神即迎告之曰向不從君言竟以嗔故受此醜形常恐一旦命盡展轉更淪惡趣今廟有千匹絹及黃白等物望爲經營改廟爲寺庶

幾少資冥福苟得脫去敢不知報世髙一如其言佛宫爲之一新即令之洪州大安寺是也蓋人之潜狙陰妬常懷忿恚亦猶蛇之蓄怒而蟠銜毒而趨風動草揺百毒便發乂乂習與性成形隨性化呥舌揺尾方自爲適安能自知我以嗔而然耶神能自知蓋亦曾修慧業故也嗚呼令之多嗔之人動輙勃然何暇更問身後恐或果有此事正令不至一一如此目前亦自爲禍但其秪知有我於巳稍有不順則怒悻悻然必

欲凌人而不知人亦我也豈獨無我相而肯為爾凌乎雖名凌人實自掇禍當其嗔時於人未必有傷而我之和氣已索然矣借能傷人則人亦能我報彼此寃嫉互相擠排於身豈不為禍貧賤孤獨皆不可凌況長上乎儕輩乎夫嗔之一業最障善根且嗔火起時則善念安在故釋氏以嗔為劫功德賊而忍為萬行之首也高僧傳

邠州有一狐亦靈異能為禍福時張守眞奉翊聖眞君香火力請除之翊聖曰彼雖妖狐然能

於長安南山中化形作菩薩等像誘彼居民捐財為供邠民因而回心向善上帝嘉之已命為本州土地矣何可除去嗚呼彼神本人也以平生多嗔而轉身便受蛇身此神本狐也以誘人為善不離本坐而遂得為一州之主如此則釋氏輪廻之說謂之為無可乎若夫兜率天子三生前從惡趣中來無垢天子却從今生入惡趣中去此則又是一種福力轉重而沉墜轉速者也今之享大福者其可不以此說自警而少修

慧業乎翊聖傳

佛昔於尸棄佛時爲婆羅門與五百童子赴國王飯時有一人病不能行請食而歸適梵志見之因作念曰此等沙門及其師主只應與之馬麥豈應受人如此香美上味其佛與諸童子竟以此故於此世中在毗蘭邑園城之內食馬所食之麥者九十餘日其五百童子即今之五百羅漢是病比丘者即今之彌勒佛是嗚呼彼皆果位中人但以受人美味尚猶有報況今之實

無戒行而虛貪信施濫膺恭敬者乎惜其不知
假佛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者在佛第二决
定清淨明誨皆斥言謂之爲盜業盜業若成即當
墮入無間故佛教諸比丘必令循方乞食衣鉢之
外分寸不留所乞有餘即以分施餓鬼及諸衆
生蓋欲使之捨去貪心成就菩提也茍或貪心
未除究竟只名爲盜縱成無爲必還人間酬其
宿債如佛馬麥終不能免興起經
亳州太清宫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爐於

老君殿下煆藥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爭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爐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爭以水沃之亦不能滅號呼跳擲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郡差官驗視皮肉皆脫爛而衣獨不灼時楊克勤親聞其説於驗尸官及宫下道士甚信故宛丘先生得以載于集中嗚呼世之游手墮足無所衣食之人多是浪稱道人其所

以欺誑於人者類多如此分明事事有心口
却說無心分明未能免俗而却矯示高尚或妄
談道要或謬說禪宗大抵皆是沽買虛名貪求
利養而不知心也不直果招紆曲身後皆當各
有其報又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在佛第四決
定清淨明誨皆指爲大妄語業妄業若成即當
墮入無間故佛教人須得心如直絃一切眞實
然後入三魔提永無魔事不見維摩答文殊淨
土之問不言方所而直言眞心是淨土之說乎

況於老君而乃敢妄言我其師也
邵康節母夫人李氏甫及產期以病餌藥康節
遂生繼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
中忽見死女子哭于中庭曰母不擇醫妄投湯
劑使女為藥所毒暴死胎中痛恨切至奈何奈
何良久大哭而退又十許年復見哭而前曰女
不幸一為庸醫所毒今二十年方得受生女與
母有緣故來相別嗚呼一劑之繆遂至殺人醫
者其可不以此事為戒而益加謹細乎然彼女

子死出母胎於人間世初未嘗有一事關涉其滯留陰境尚爾許時況在生八九十年或六七十年者平生於逆處順處日用應緣處知他造多少惡業既無悟入又乏陰功以此女子死二十年方得受生之事方之則彼一死之後是有不滯留陰境而幡然便得出頭者乎愚之此言於生死路頭大有利濟若能於此一念回光則他日出死入生當大得氣力遠勝兒女爲作佛事也邵氏聞見錄

頴娘子多男女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
孕毒以藥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苦痛可謂切
至及死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撮語聲琅
然傍之人亦皆聞之良久遂卒嗚呼人而至于
殺人最爲大惡况乃兒女義屬天倫其生豈無
因緣多寡亦自有數孰曰初凝精血奈何神已
入胎爾令遏絶其生是更情理切害爲斯人者
作何見解而敢於此石火光中造如是極惡重
罪乎嘗謂人有照顧不着而或一婢自經則悔

懼摧沮終身大以為歎至于損子敗胎則乃安然視為無事在妻孥亦爾在諸婢亦爾豈以為無罪而為耶則殺人安得無罪抑以為官不得治而為耶則幽冥宜譴責又非人間之比切惟其事而不得其意之所在比因見數家所為方悟其所以敢爾者不過是逸居飽煖無所用心既不曉所謂眞詮又不知所謂名教終日厖然惟慾是念所以在妻孥則徒厭多子而不能反求所以多子之由在諸婢則視為便宜而不知

便宜乃所以觸邪行之禁大抵但知打過一時而不知時下固易打過異時閻羅老子面前自不容打過也使爾忽亦身死亦如其人滯留冥塗一旦忽蒙開度神得入胎在母腹中亦復中此手段心亦銜之否乎今有月數甫足而尋復墮胎乳哺未離而又已死矣或孕于野合淫奔不便於生之腹或胎于侍人嬖婢不得自在之身在胎出胎皆酷受諸苦毒皆其報也以愚觀之人之多淫大似無辜小兒好食土炭當其病

時雖力爲遮截亦必巧取而食及既愈矣雖欲強之則亦不能下口愚之此說若能常以自悟則爾多淫之念久當亦如無辜之見不覺病之去體矣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拔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搆成崧事遂至族誅其後穀死葬于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

曰陶穀平生憸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大抵爲人平易則見諸行事自然明白洞達愷悌吉祥前程無不遠到子孫無不通顯苟或用心憸險闒茸駔儈則見諸行事必是馳騖捭闔有傷於人目前雖曰難容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昔盧多遜亦任智數與韓王少睚眦及得志即極口傾之旣而自取朱崖之行家籍于官未敗數夕前其祖塋松檟忽爲震霆焚擊殆盡此與陶之墓門屢開無以異也

七朝
事林

王冀公性陰險尚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旣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廪不足以給婚娉舊常有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

多如此秉政既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丁謂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大抵但知挾權固寵以保高位而不知高位終難久居而陰險權譎適所以速取破敗也比見小人於鄉里閒亦復如是因爲載此使知福如冀公速禍尚爾况我綿薄者乎七朝事林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曇秀老謂曰此已可恥

况念念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爲懼而乃以誇諸人乎伯時戄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吾幾不免爲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專則彼念自薄伯時大以爲然嗚呼人之一念於十二時中其可不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以攝制之萬一有差則一死之後知他隨波逐流漭漭蕩蕩從何方世界漂溺去也昔黃安世以志慕昇騰而心不精確死後乃化爲飛鴻夫學僊之人但以一念稍差尚爾如此况念念在馬者乎

黃筌及居來居寶皆名畫尤善毛翎常養鷹鶻寫其神俊豢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於市者葢習以爲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子孫遂至荒淫取子弈碁而子孫遂至賭者亦習使然也大抵爲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子弟知有所法

崔公度平生好施鬼神食雖大故不敢廢一日以幹夜行所乘馬驚奔危走嶮不能禁崔遂墮

崖方委頓間恍見一婦人急解額帕以褁其首且招其徒曰此施食崔學士也汝曹沾恩久矣今適有難不可不悉力救之其徒遂集相與撫摩崔賴以蘇及歸家人視其帕手者乃崔平日施食時所插黃紙尊勝幡也嗚呼按經所言三惡道中餓鬼最苦葢以業力沉下水輪生于火際受氣猛火常被焚燒水能剋火故無飲食非憑法力無以濟之昔阿難亦以宿業當墮其中面然鬼王爲現其前授以脫免之法亟令以食

施諸鬼神而佛如來又教以施食之法當先誦念一切功德光無量陁羅尼然後所施之食可以普及河沙鬼神施食之人亦當延年大獲無量功德崔能如是宜其有以報之昔彭介亦施食每遇節朔則設食至禱遣人祭餓鬼於江濵遇有遺骸及死無以葬者則爲具棺瘞于別墅官至二千石未甞一日廢及死柩歸長沙空中隱隱有哭泣聲隨柩而行此亦鬼神感激之明驗也夷堅志

王企夜過徐州界遠見燈燭熒煌追而視之則一村落有一老叟箕踞而坐企問曰此名何地叟曰此名叢鄉往年死而無歸者如吾之類無慮萬人賴富公收瘞于此使有安宅由是得生者過半而富公亦得名利不死矣企驚亟起行不數里又遇一叟復問去此果有叢鄉否叟曰無之豈富公所築叢塚乎企益駭異嗚呼前輩以收瘞遺骸而立獲度世者非獨富公第人莫之知耳不見周伯持以瘞洛陽客死遺骸而得

名刋帝簡乎不見劉子翔以瘞長安餓死遺骸而得爲定録府主者乎盖惠及死士爲德最大故也昌齡乂施簡牒獲應甚多乾道庚寅一夕夢鄰嫗文生之毋來告意其必是求簡後數日謁邑尉李公棲孫公偶言郡侯孫公松壽委以搜求遺骸事方悟鄰嫗之夢乃求葬也遂以告公公即日具舟送于郡由是鄰嫗數十年不葬之冡一旦得歸安宅矣安知孫使君瘞藏之德不亦巳書名僊籍乎漁隱

富商有叚其姓者養一鸚䳇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叚翦其兩翅閉以雕籠加意豢養熈寧六年叚忽繫獄及歸問鸚䳇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愁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䳇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許時籠閉豈亦不生怨恨乎叚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閉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叚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閉爲苦也王壷

清話

張道甫好養鸜鵒及青師姑其鬬而不勝則怒折其兩足晚年兩脚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癢甚爬之則兩脚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令背負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令于衆也又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鬬而不勝亦復如張怒折其足後亦困病久卧牀中兩股爲之肉破蛆蟲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所以脚脫股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所殺蟲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

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況捕之與販之者所殺可勝言哉

陳堂以蔭補官不信因果其淫犯良人陵轢柔善者豪橫無所不至不十數年遂死其姪女年十二忽昏仆若寐爲二鬼所導至秦廣王所王曰吾有一事汝能爲吾通傳于世否女子初不從既而許之即命二鬼引至一處乃第十八重地獄也見堂荷大鐵枷維以鐵絙哭謂女子曰汝安得至此今得還切急救我女子曰其小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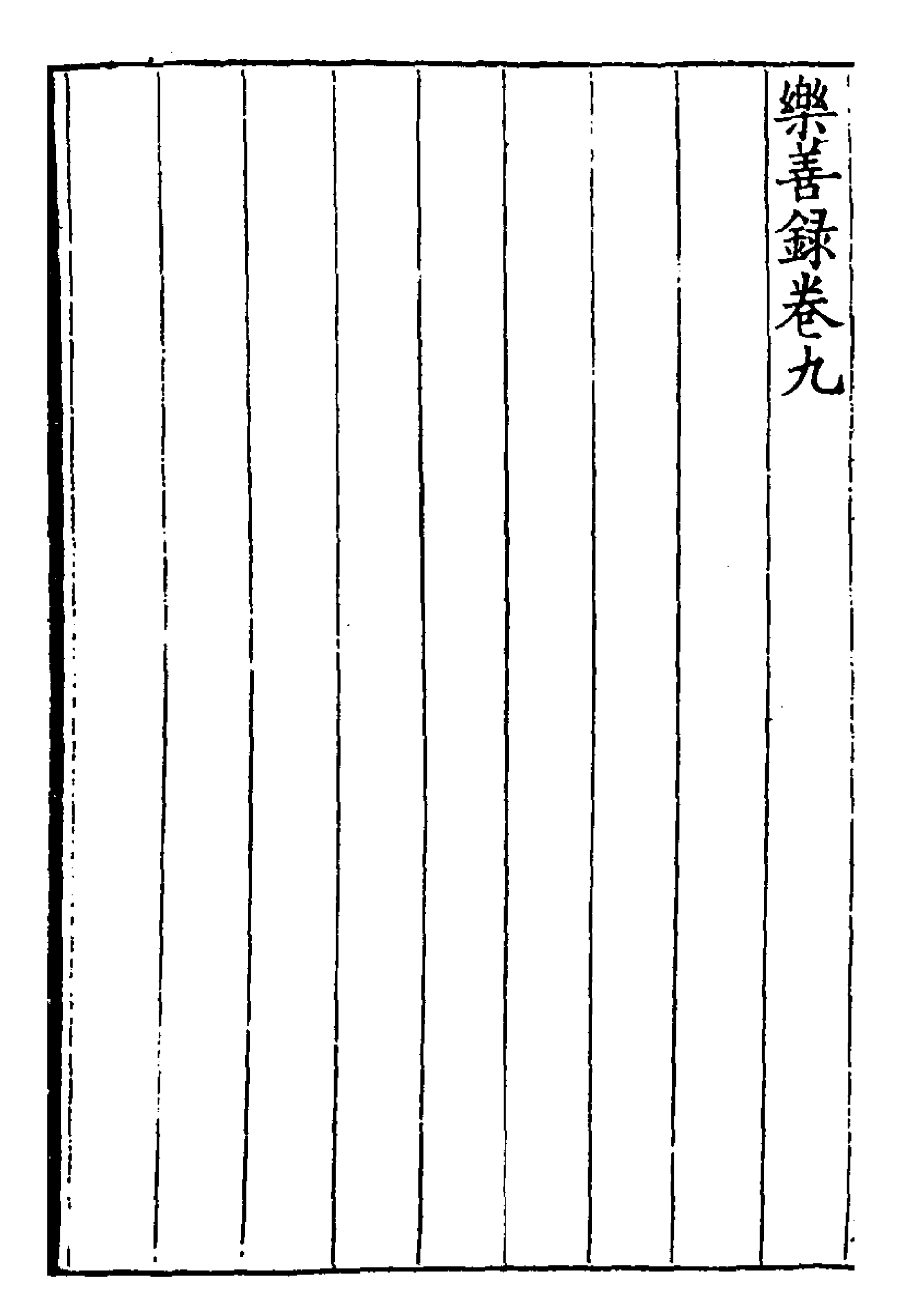
女安能救阿伯二鬼曰汝但許之只轉八師經便可以救既而又引至一廟見伯之二子長子方吞鐵丸次者已斬首于地不覺驚寤則伯之次子果已死長子方苦喉瘡聞女子此言亟求經轉誦是夕乃夢死者來謝所苦繼亦獲安時祕書丞呂公夏卿異之特跋其事于經之後以示勸戒蓋堂存日曾於天王院重飾一秦廣王像故王假此女子通傳于世使堂子孫將此經文廣行流布庶幾人知警悟於堂陰有所賴抑

亦欲人皆共知今陵轢柔善淫犯良人便當死入地獄也愚嘗求經考之大抵諸佛方便開悟羣迷使其見人殺生而得短命多病則便當以殺生者爲師而不殺生見人多淫而子孫亦復淫亂則便當以多淫者爲師而不多淫乃至偷盜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者醉酒悖亂者老而苦病而苦死而苦者凡此八者一一皆當以之爲師不敢復蹈其轍其說與吾夫子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之說亦無以異若又以老子所謂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之說論之言句雖若相反然求之言外義亦一也嗚呼此但誦經之言尚能如此況能允蹈者乎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位凡所爲不近人情事皆雱縱㬰之及爲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卒其父一日游鍾山恍見雱枷鐵枷杻鐵杻如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刱一寺以薦雱福嗚呼貴家子弟多是心懷險惡者何哉蓋其

生長富貴不知艱苦便謂世事一向終當如此而不悟福緣易盡業力難消一旦勢位去身大似一場夢覺夢未覺時若能惺惺靈靈做得幾件好事方是不辜負己靈不枉却一生苟或不能如此而更心懷險惡即是自害其身於人未必有傷於身定當沉墜正令無甚大惡復得託生爲人亦必不如今日若又生在貧賤則又有何力量而能復躋本坐乎邵氏聞見錄



樂善録卷九

樂善録卷十

李　昌齡　編

郭崇爲人擊傷其臂同行皆欲報之崇置不問又數歲與鄉訾擊之者同登仕版崇乃釋前憾薦譽其人其人慚愧自殺其後崇以臨民有陰騭當登僊品時地司奏牘方上而太極眞人乃斷然駁之曰郭崇有殺人之罪安得爲眞人坐此莫果輕舉嗚呼郭崇實不殺人而不免坐殺人之罪豈當時薦譽出于不情乎抑姑以愧之

而其人偶至自殺乎不然安有薦譽其人而反坐殺人之罪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吴規爲之客適張續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續方貴意輕規忽舉柸屬規曰吴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讌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爲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續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時人爲之語曰張續一柸酒殺吴氏三人此則辱而死之雖若與祟事不同然要其歸亦不免坐殺人之罪也大抵恐殺怖殺毒

殺藥殺呪殺怒殺自殺教殺故殺誤殺口殺手殺意殺想殺目前看殺傳言遣殺凡此之類在太上業報因緣經中一切皆謂之爲殺夫彼死者雖非郭崇手殺而實因之而死是即郭崇殺之也令有驅役督迫而使人至于喪軀陵轢劫持而使人至于自盡及其死矣而尚云非我殺之是誠惑矣眞誥

太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危酒醉于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

略加責罵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怳惚不覺如此上益奇之其後竟以用心仁恕得獲度世嗚呼今之富民譴一佃戶則奪田徹屋必欲破碎其家怒一細民則賄吏求關必欲窮致其罪而不知彼人也我亦人也所不同者貧富也其好榮惡辱之心與夫父母妻子平日衣飲之樂無以異也破敗之易成立之難亦皆然也豈在我者當愛護而在彼者不足恤乎能知文饒以仁恕度世則知無文饒之心者今日之富

乃身後果報因緣來世貧苦之因地也眞誥

游維觀有二鐘一是觀家鑄一是許眞君在世時鑄許鐘比觀鐘差小而聲韻極清徹鄰僧愛之因嚴譔領節制秉間白譔取之時譔威令風行道士無敢拒取鐘之日忽天雨晦冥平地水高尺餘擊之則如土木絕無音響僧猶未悟復譖於譔曰此州道士例多妖術必是禁鐘譔怒治道士方急忽困踣瀕死明見眞君叱之曰汝何故取我鐘今若不還必斷汝首譔驚覺汗流

急取還觀因詣祠禱謝猶見眞君侍者持劒在傍曰汝爲無道上帝所知斷頭之事將恐不免未幾果以開江事伏誅嗚呼寺觀之物取彼與此均在教門掇禍尚爾況侵耗其物而爲己有者乎居占其所而爲妻孥安泊之地者乎鐘記

張開光志尚清虛既得輕舉而去顧謂其徒曰吾之田宅今悉以付君勿營私勿貪肆否皆有責其徒唯諾於是即其地建一老子祠年代既遠疆畔悉爲比鄰所侵不得已訴于官官又不

決其徒惋恨忽一日煙霧迷覆其地衆皆見開光跨一青騾自天而下環遶而去既去騾足所踐立陷成渠疆畔遂判如此則寺觀之地是可侵而有乎不見張徹嘗侵削院地以新其廬入廬不五日而死乎大抵一寺一觀經始之初不無願力而告成之後不無神物主張故也今私家疆畔侵之者尚有縣官之責況道釋所在而侵之者獨無陰譴乎神僊傳

驃騎尉張孝師既卒而蘇以其寘中所見命工

圖之吳道子因而畫爲地獄變相楊次公因而爲之說蘇東坡因而爲之偈下洪中大又因而收入勸戒集中以示勸戒其傳爲不誣矣其變相有衆嬰兒及鱗羽之族雜附之者蓋傷生殺夭者也有獄卒擒執而鞭其胷脅者蓋包藏禍心而陰險賊害者也有反縛而壓以巨石者蓋依勢作威以暴虐而陵壓於人者也有倒懸而以繩曳其手者蓋犯上不軌不順者也有被妖服編髮而徽纏者蓋以邪法異術而惑世亂俗

者也有手執簡書而以箠楚訊掠者蓋侮文驚法而肆其欺罔者也有俯首伏地而屈膝者蓋諂佞足恭而内荏者也有聯脛執紲驅而使之涉者蓋貪行淫慾而同惡相濟者也有胡人漢人雜處而方被詰問者蓋天地無私於遠邇者也有以挺刃迫逐而推落大火坑者蓋乘人之危而劫奪其財者也初道子作此畫於長安通衢中人皆見而大懼爲之不屠宰者累月孰謂人不知改行自新乎其後道子竟以此畫有警

於人得登僊果蓋陰司當時顯出此事正欲人
知戒懼道子又能表而出之是宜爲上帝收錄
也夫地獄之報按經所說在水輪之下居鐵圍
之中習雖起於十因報實依於六識大抵皆衆
生迷妄所招若一念歸眞則地獄何有不見華
嚴所載破地獄偈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語乎又不見孝師
所見包藏禍心等事亦皆不離於衆生心念者
乎或者尚不信以爲然不知其意更欲如何而

後謂之罪也夫多淫貪求我慢嗔恚姦僞欺誑銜恨惡見怨謗覆藏十者十習因也凡此皆衆生平日起心行事習以爲常不覺不知遂至成地獄之因也又如見聞齅味覺思六者六根識也凡此亦皆衆生平日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上各起此識所以情識紛然復於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上生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念造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業不覺不知遂至受地獄之報也是故世人臨命終時未捨煖觸

以前所有罪業一時頓現習業交則各隨其平日識業所引發明種種地獄諸苦此皆載于佛書其說甚詳愚已裒集分爲七門號曰七趣受生録使人開卷便知如是而生于天如是而爲僊爲人爲脩羅爲餓鬼入地獄做畜生已成書矣今不復縷舉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曾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苦者在乎渴望驛而嘶即渴也痛最切至者在乎傷蹄踏着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輙連心所

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爲時其水草至磽确處必爲緩轡遇轍石必去之嗚呼此蓋身自嘗而知者令人以人代畜尚不知恤何更問馬惜其不知六道輪迴秖在一念令人趣中豈無失身而爲馬者乎按寶積經昔有五百人爲近惡知識作惡業因緣失身生馬趣中日藏菩薩爲憐其人於先世中巳曾供養諸佛學菩薩乘又曾勸令發菩提心於是求生其中作馬音聲說法教化普令懺悔彼五百馬等乘日藏威

神力故各識宿命本所失心一時頓現復得為人以悔悟故各得證辟支佛果其日藏亦以救度是五百馬故得證善相如來大抵一切衆生實本眞淨因彼妄見妄習遂生妄習既生便有内分外分二種分別内分即是衆生分内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目中淚盈心貪財寶涎發體潤心著行淫二根流液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外分即是衆生分外

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
心持禁戒舉體輕清心持印呪顧盻雄毅心欲
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
自輕身命諸想雖別輕舉是同純想即飛必生
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有淨願則臨終之
時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若
情少想多輕舉不遠不爲飛仙必爲大力鬼王若
情想均等則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若
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七情

三想沉下水輪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
二種地獄若純情無想即當沉入阿鼻若沉心
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
膺恭敬五逆十重又當生于十方阿鼻大地獄
中地獄報盡又當受諸鬼形鬼報旣盡情之與
想二俱戍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
爲畜生酬其宿債若元負人分越所酬此等衆
生還復爲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
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德即死爲

畜生償其餘直若更殺害彼命噉食其肉則經微塵刼相食相誅無有休息猶如轉輪牙爲髙下但人生在人中稍自安逸便謂世世生生終當如此而不知福緣易盡業力難銷一念纔差便入諸趣何獨三復爲爾耶南部新書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嘗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性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閥髙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叅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又大門第嘗

任貳帥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瑲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星主忽告殞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悅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于官子然南歸回視前亦一夢也大抵世間萬事轉頭即空無一非夢譬如游醼方醉笑時非不懽愜及纔罷醼

其樂即空又如飲食方咀嚼時非不香美及纔過舌其味即空此皆理之灼然人所共曉然於歌舞諠譁之際未嘗有一人能持正念而不爲之動珍羞錯薦之時亦未嘗有一人能生慚愧而不爲之嗜者何哉只是欠一箇悟字人處富貴亦復如是丁劉盛時亦曷嘗有一念之悟乎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于

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瑶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許年生男子五女子二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夢所典南柯也夢大駭異復命掩之嗚呼淳于初入槐安而國門之勝巳如是洎至行館而供帳之盛又如是既而出典南柯而

州治之廣又如是既爲駙馬又且得君當此之時淳于意氣豈不揚揚自以爲得安知特一蟻穴乎大抵諸塵世間一切衆生其以妄想顛倒而失身託爲微細物命生乎其中者雖在蹄涔之水亦莫不圉圉洋洋自以爲得自人觀之蹄涔也自彼觀之其視爲蹄涔乎其視蹄涔亦猶淳于之視蟻穴爲大槐安國也其自以爲得亦猶淳于之爲駙馬爲郡守時也是故諸佛菩薩諸代祖師常切教人必令識心見性者正謂幻

化無常生死事大若非見得的當臨命終時定爲妄想顛倒回換入諸趣中去其生乎快樂天宫也不知其撞入驢胎馬臓也蓋其平日只於世態上走初不曾於自家心性上略有悟入故也夫夢想顛倒者即妄想顛倒也當白晝時分明兩眼大開也只心想攀緣顛倒錯亂洎合眼後却安有不顛倒錯亂者乎第世人以日用中目前境界爲實以睡中所見境界爲夢而不知日用中虚妄分別顛倒妄想全體是夢於其中

間又以想心妄生繫念至使神識紛然眼纔合
時便見無量無邊顛倒影事此又是夢中立夢
顛倒中又顛倒也昔大慧禪師於此未透一日
禮問圜悟圜悟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
想大慧莫悟復進曰某自入道佛所讚者依而
行之佛所訶者不敢少犯惺惺時都得受用及
纔上牀半醒半醉則便自做主不得見錢鏹則
懽喜心生見刀劒則恐怖心生自念此身未死
早巳如此若一旦淪謝衆苦熾然如何却不被

他回換去也圓悟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絶時則汝自到寤寐常一處也大慧猶未悟後因圓悟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之句方且於前話有契始知佛所謂寤寐恒一文殊所謂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之說爲眞實語其後侍郎向敏仲亦嘗以此咨決大慧大慧亦復以圓悟荅之信前輩未嘗以一語欺人愚故併録庶皆知悟今世間事無非一夢向使淳于夢中不因悲戚而忽然驚則遂爲一蟻矣當此之時聰明

靈利也使不着儉險押闔也使不着豪橫使氣也使不着機巧便佞也使不着有錢有力也使不着有勢有位也使不着看他淳于憑誰啓迪而能知是蟻穴乎見前眷屬作何伎倆而能拔而出之乎其驚覺處即得力處也當知妄想顛倒能回換人而覺之一字獨能挽却回頭力百倍於萬牛也李公佐元惟錄

劉中明得道者也簡有從與之同里巷中明既尸解康伽藍後數年有從復遇之于東都閶闠

方悟其果已得道因叩之曰有從將為朽骨矣先生何不念里巷之舊出一語以相啓乎中明曰子平生好法律人有訟訴子多陰助成之秖此一事已自累子之身去不復顧嗚呼訟之於人非美事也初以不能忍一忿之爭遂至成數十年不可解之訟其不能和解而又交搆於其間者是激二家之怒成二家之訟惡已甚於忿爭者矣若又以法律為誇而陰佐一家者則是包貯險心伺求人短必欲成此健訟而陷彼於

法惡又甚於交搆者矣夫訟之爲說在易曰終凶謂終之則凶也又曰不可成也謂成之則終凶也又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謂使川爲淵訟之過也若又陰佐一家即是以爭濟爭使相激而爲深也今有從雖悟其將爲朽骨而莫悟其助訟之非是未能悔咎而自新也其不爲中明所取也宜哉集僊傳

夏貲深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公事爲業每與人作訟牒則必藏機設險鉤引

其人伺其有一語之失因劫持之自以爲得或爲人代款亦必深文巧詆如實有冤抑不得自伸之狀使聽訟者熒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而不得解甚者使人破家兩雖已悔而不能自已者皆資深有以牽制於其間故也凡資深足跡所至無一家而不打起爭訟雖在塗之人與之素無交涉苟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夤緣交構激而成之唇吻最爲可畏又好誘人子弟相與爲惡洎至破産已則厚收牙儈之利人人

莫不嫉之彼獨揚揚自以爲得無何兩被杖目亦雙盲旣而腰曲背傴百病交攻貧窶龍鍾不得安樂者數年竟至凍餒而斃又無子家遂爲墟蓋其平日不善用心使人不得安樂洎至果報之來則其身亦復有種種不得安樂之苦此但迫於衣食而冨室亦有好爲之者何哉不過是爭一箇我利幾文錢耳惜其莫悟出於人上初不在此而不義之財取之終當有水火盜賊之事蓋太上折除之説本自如此（近事）

童行楊祖印父病無生意其師一夕赴水陸齋歸往問其狀祖印忽驚叫曰師主可速出爾駭殺我也及少定詰之則曰適迷悶間不覺隨衆至齋所時師主方咆磨口中火光迸出延燒几席令尚烘然亦自覺否其僧大怖繼亦染疫嗚呼一起貪心遽生猛火自世俗觀之雖若恠誕然以楞嚴想險足駿思梅口水之説推之則物理相感本自如此且令愧情一集豈不亦面熱汗下乎况對聖宣科而乃敢雜以他語也昔王

雱忌日其父荆公爲設百僧齋意欲資藉衆力庶幾可以薦雱冥福旣而夢雱曰百僧轉經不如阿爺所轉一部蓋爺專心靜默故能冥感如僧徒所轉則雜以他語殊無所益如此則僧道於宣科演教之時其可不以此爲戒而少知敬畏乎水陸儀

洪邁云一商人泊舟潯陽月下見二大官對坐而語一日金山寺作佛會甚盛但庖者不謹食皆血腥吾掣其手漬于鑊中討已腐爛矣一日

彼固不謹子亦責之太過曰比亦悔之恨已無及曰瘵之何難但得生大黃搗令如塵以美醋調傅瘡上不惟止痛亦可獲安商人駭異後詣寺訪問其泊舟潯陽之夜果有就寺設水陸齋者蓋庖人揮刀傷指血落食中及臨鑊調羹若有物掣其手漬于鑊中者皮肉應時脫爛殆將殊絕得商人藥傅之遂差此但誤傷指血事出非意掇禍尚爾況有甚於此者乎嗚呼非獨庖者爲爾僧人道士尤爲不誠蓋其但知覔錢養

家初不問古人何以而創爲此儀今人何以而
崇設此供旣無信向必起慢心慢心一萌則鹵
莽滅裂無所不至矣載籍之語其肯信爲有乎
大智禪師住洪州百丈凡參次常有一老人隨
衆而至衆退老人亦退忽一日獨不退師曰面
前立者爲誰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世曾住
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答
以不落坐此一語墮野狐趣者已五百生敢望
慈悲特賜啓發師曰汝但問來我却荅汝老人

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禮謝而去且囑師曰某見在山後乞依亡僧例賜以一火師唯諾即領衆至其處果得一死狐遂火之嗚呼此老一語之錯何至五百生受野狐身邪蓋其說一行人果信爲不落則但凡修行之人皆可以倒行逆施無復顧忌矣夫豈不知釋迦老子驕梵鉢提亦皆大修行者乎在釋迦老子則以受人美味而不免有馬麥之饑在驕梵鉢提則以罵人喫飯遲爲牛哨草

而不免有牛呞之疾如此則大修行人是有不落因果者乎大抵因果之說如影對形無可避者然亦不必執有執無無繫念在心自作梗膺之物亦不可虛妄誑誕信口便說破以爲無若破以爲無即是窒人恐懼修省之心定當獲發無因果之罪但能於日用應緣處或逆或順一切常以諸惡勿作衆善奉行二句爲心久而功用純熟則自然無因果可落亦無因果可昧矣或者尚詆爲釋氏之說夫曾子所謂出乎爾者豈

不亦因果之説乎愚觀世人其以聞見寡陋而
發無因果者甚多故細論之
傳燈
士子張拙一日參禮虔州智藏禪師因問山河
大地是有是無曰有又問三世諸佛是有是無
曰有拙曰和尚錯去師曰先輩曾參甚人來却
言其錯拙曰某曾參百丈來師曰有何言句曰
每有咨决百丈皆以爲無令和尚乃以爲有其
所以言爲錯也師曰先輩有血屬否曰有一山
妻曰外更有否曰有二頑癡師曰百丈亦有否

曰百丈古佛和尚莫謗他師曰待汝得似百丈却可以百丈說無也拙於言下有省吁令初無實悟之人於冊子上謾能記得古人一言半句便敢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爲無非獨欺誤其身又將欺誤於人惜其莫悟我今妻子愛染田宅貪戀莫非屬有又如愛憎取捨是非物我亦莫非屬有凡此之類我皆能空却放捨而不以置之于心否乎捨與不捨空與不空二者之念又皆能兩忘否乎如或未能即是諸有尚在諸有

尚在則世間所謂作受果報之說亦復皆在其
可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爲無乎若誑妄亂說按
如佛說即名爲大妄說業妄業若成便當獲大
罪報昔有一僧參禮雲門文偃大師曰未到雲
門時恰似初生月既到後曲彎彎地師曰語則
固佳是汝道否曰是師曰我却問汝如何是初
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汝乃敢爾他後
定失却目去未浹旬其僧果失目蓋初無所契
而但空作其勢故也今之初無實悟之人可不

戒乎燈傳

侍郎季南壽乾道己丑知簡州越明年二月望方坐廳忽郡人聚觀如堵皆謂瑞氣浮空彩霧罩空公亦明見堦下有數十輩吏兵儀仗甚盛因語衆官曰某奉上帝勑暫到冥司决一獄須兩日方可還言訖伏案而睡官吏驚怪相守至次日乃甦自言初到冥司見閻羅王乃馮楫吏部也飲罷有一吏來取覆云本司自紹興二十九年以來累承東嶽司申送勘陽間齋醮觸犯

天憲事其罪人經今未決準上帝勑委請侍郎處斷子即隨吏至獄四城皆鐵圍毒虵猛獸口吐炎火燔燒罪人哀號之聲所不忍聽次至第二門見一廳事子即登廳而坐復有一吏來呈案牘云大宋潼川府路安泰縣黃臬家於紹興二十九年春率衆建黃壇道士黃守素與黃臬通同貪抄錢物并所行科儀所寫文字字畫各是交加又昌州昌元縣馮式家於隆興二年秋使師巫杜忠信了酬天公醮靈寶齋同壇設拜

章奏納一千餘分其杜忠信雖佩籙牒未曾參受正法救護生靈不合上章投詞冒瀆天眞又合州石照縣龍會鎭衛元一家於乾道二年春召道士王太眞建黃籙齋其王太眞喪服未除葷酒不戒大爲觸犯取罪非輕又熈州狄道縣師巫王自成擅行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并害張元家牛畜又常以鬼兵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侍郎早賜處斷予即與判下云黃臬馮式衛元一等本爲求福

反招殃咎皆是愚蒙無知當從重減仍許懺悔道士黃守素王太眞師巫杜忠信所學愚淺身口不潔輙行科儀侮慢天眞敗壞道教除陰責勘斷外仍配入畜生外道內師巫王自成輙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决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爲外道孤魂仍使一家磨滅子孫淪墜判訖即令回申天府及嶽司準勑悉依進奏施行訖復有一吏來引予歸不覺已在此矣衆官聞之莫不驚嘆曰

高不可欺者天也下不可欺者地也中不可欺者人也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可不鑒哉因爲刻于堅珉以示勸戒蓋公爲人眞正清儉孝慈仕宦四十餘年未嘗酷吏虐民故爲上帝錄用也嗚呼向非公親到冥司安知爲道士而宣儀錯繆寫文字而字畫交加雖佩籙而功不及民或居喪而復行醮法葷酒不戒身氣不清有一于此而輒敢爲人上章皆當配爲畜生又如師巫之貪求請喚行邪法而恐嚇無知埋蠱厭人爲

人作詛皆當配入惡趣縱不如此而身口不潔輒行科儀亦當獲大罪報今録于此非獨可以爲師巫道士戒僧人行者亦當以此爲戒蓋其平日僉麗行凡所以干瀆眞靈者爲罪則一使一旦身死亦如諸人繫于幽獄當此之時妻子眷屬金玉錢帛果安在哉回視在生之日不知戒懼一味造業誠亦愚也

樂善録卷十

寶章郎中汪公以祥刑使者總攝
帥垣暇日出示樂善録一編而謂汝謐曰
此編所載殊益世教欲鋟梓以惠越人
使人有其書庶幾善者勸惡者懲不待
家至户曉也汝謐往者與
公游宦羣舒見
公一言一行必歸於善逮
長公侍郎來鎮此土汝謐又得以邦珉出入
仞牆

侍郎公之言行由
郎中公之言行也
侍郎八年于越凡善政善教之及於民
者至于今愛戴歌頌之汝謙游於
二難之門有年所矣每聆
先世積累之善皆古人之所難能者宜其
餘慶流衍
五世衣冠之盛赫奕未艾
二難德化之均前後相輝然則爲善之

報又何如耶故併録之觀此書者謂余不信試以
公家之事爲證云紹定二年三月望日
郡人趙汝謐謹識

右樂善録十卷卷各彙分其事深有益於世教比游蜀都得此本常以自隨茲刻梓于會稽郡齋用廣其傳云紹定二年三月既望新安汪 綂 仲宗